



句“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，爬满了虱子”相附会。这一场“天才梦”，观众倒比当事人入戏更深。

1992年，皇冠在台湾出版了张爱玲大合集，而在大陆，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《张爱玲文集》（后增补至五卷），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《张爱玲散文全编》。据当时安徽文艺的总编辑回忆，最初只是把张爱玲当作一个冷门作者来做，起印只有三千册，后来就火起来了，不断加印，盗版商也拼命盗版。安徽文艺大概卖了一二十万册，而市面上的盗版却可能是他们的好几倍。随着全集的陆续出版、张爱玲评论文章的一再写就，世纪之交，张学忽成显学，传奇再度登场——却不知大洋对岸，日渐体弱的张爱玲已经悄悄立好了遗嘱。

## 传奇余韵，未完待续

2020年9月，许鞍华导演的《第一炉香》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，这是她执导的第三部张爱玲电影，而第一部一直要追溯到1984年的《倾城之恋》。

想当年，《倾城之恋》筹拍，故事的发生地浅水湾饭店，却早于一年前被夷为平地——邵氏知道要拍电影，赶紧去施工现场把拆下来的建筑材料回收，在邵氏影城重建还原了一个浅水湾饭店以供拍摄。可见拳拳之心。尽管电影并不尽如人意，给到张爱玲的版权费用却甚是不菲。或许也正还上了当年抢拍《红楼梦》令张遭遇“此生最不愉快的五个月”的人情债。

其实张爱玲在世期间从未得见



自己小说改编的电影——无论是《倾城之恋》还是《怨女》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，都只知其事，未见真身。她故世后才诞生的《半生缘》《色，戒》乃至今日之《第一炉香》，更无从谈起。在世的最后几年，她还曾收到王家卫导演寄去的《阿飞正传》录影带，称想拍摄《半生缘》。而她的回答是在1995年写信告诉皇冠：“《半生缘》我不急于拍片，全看对方过去从影的绩效。……不知道你们可听说过这名字？”1995年的王家卫应当早富盛名，足见张爱玲已与香港影坛疏离良久。

张爱玲不曾见过她小说改编的电影，但这些电影的诞生，却令她再次“破圈”成名。虽然人人竟知“张爱玲的东西不好碰”，每隔几年总有胆子大的电影人敢于一战。宋以朗笑称：“《第一炉香》威尼斯扬名之后，说不定很快有人来找我我要《第二炉香》的版权。”

这些年来找宋以朗要电影改编权的不在少数，他自有一套甄别方法：“看导演，看制作班底，更重要还是看来人的应答——有些人你问他编剧准备请谁？回答说没有头绪，那就请他有头绪了再来；有些



左上图：2020年许鞍华再导《第一炉香》。

右上图：张爱玲几十年念念不忘的《海上花》，后来被侯孝贤拍成了电影。

人倒是应答如流，连男女主演人选都确定，更令人生疑：你版权都没拿到，就能请到这些名演员了吗？”

《第一炉香》前后也经历多年辛苦：“一开始找不到合适的导演，许鞍华年纪大了，只肯做监制，后来才从监制，慢慢求成了导演。”

与电影同样为“张爱玲热”烈火烹油的，还得数宋以朗这些年来对遗作孜孜不倦的挖掘。寻常做张研究的，非得跑遍海内外图书馆方可得豆腐干大小的一块资料，但宋以朗不同，他不出家门就有宝山一座：张爱玲与他父母多达700余封书信的鸿雁往来，张爱玲嘱托宋淇夫妇继承的遗产，都让宋以朗自然而然地成了张爱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。

继《小团圆》《雷峰塔》《易经》《少帅》等的发掘之后，2020年，值此张爱玲百年诞辰之际，宋以朗将宋氏夫妇与张爱玲的752封书信、计60多万字整理成《纸短情长：张爱玲往来书信集（I）》和《书不尽言：张爱玲往来书信集（II）》出版。自此，才可以说一句——张爱玲真正的传记终于可以开写了。

想当年《小团圆》横空出世时，